

朱廣福等編

孟子 詣解

商務印書館叢行

孟

子

話

解

朱廣福
華國章
馮仲足
趙靜
沐簣香
蔭深

417.3
Kx34
—
74615.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三版

孟子話解一冊

(21103·2)

定價國幣伍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編纂者

朱廣福
朱仲足
上海河南中路
趙楊沐
蔭箕
靜深香

版權所有
必究

發行人

發行所

各務印書館
農廠館

(本書校對者徐鼎銘)

H三四四〇

孟子話解編輯大意

清同治年間。閩縣陳心泉先生撰論語話解。以語體文解說論語。淺顯易曉。亦無講章冗繁之病。誠裨益初學之作也。是以風行數十餘年。幾遍全國。本館亦採爲學者入門之助。印行已久。顧孔子之後。私淑者有孟子。號爲亞聖。所著孟子七篇。足繼論語。後世家傳戶誦。註解甚多。本館爲普及國粹計。擬將孟子一書。亦解以語體文。使國人咸能體會聖賢之遺意。爰邀約同人。分認編纂。略舉編輯大意如左。

(一) 本書定名孟子話解。俾與論語話解名稱一律。

(二) 本書註解。悉遵朱子集註。但爲使初學易於了解起見。間有省改或補充之處。總以不背經意爲主。

(三) 本書話解之體裁。係照論語話解。惟論語話解。係於每章中分段演解。今

所編則除每段註釋。仍照論語話解體裁外。其總解概列於每章之後。此與論語話解不過改分段爲分章。而大體仍從同耳。

(四) 孟子一書。其長篇文字。瀨瀚流轉。一氣讀之。不但於義理容易貫通。即於文章。亦可領取其氣盛言宜之趣。倘分段解說。則文氣隔斷。故移總解於每章之後。於讀文學文。亦至有益也。

本館分任編纂同人名次

朱廣福孟子滕文公篇及盡心篇

華國章孟子梁惠王篇

沐箕香孟子公孫丑篇

楊蔭深孟子離婁篇

馮仲足孟子萬章篇

趙靜孟子告子篇

孟子話解卷之一

梁惠王上

孟子戰國時鄒人、名軻、曾受學於子思的弟子

見梁惠王。梁惠王、就是魏侯罇、都大梁、僭稱王、惠是死了之後的謚法。

王曰。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。

叟、長老的尊稱、孟子對曰。王何必曰利。亦有仁義而已矣。

仁、就是愛人、義、就是道義、王曰。何以利吾國。大夫曰。何以利吾家。士庶人曰。何以利吾身。上

下交征利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。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

乘之家。萬取千焉。千取百焉。不爲不多矣。苟爲後義而先利。不奪不饗。

乘去聲、饗於豔反、○

征、就是取、乘、是車數、萬乘之國、是王國、地方千里、兵車萬乘、千乘之家、是王國的大臣、也有封邑、地方百里、兵車千乘、千乘之國、是諸侯之國、百乘之家、是諸侯的大夫、弑、是下殺上、是滿足、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。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遺、是遺棄、後、是放在後面、不是緊急的意

王亦曰。仁義而已矣。何必曰利。

〔解〕戰國時候、有才學的人往往到各國去遊說、希望把自己的主張實現出來、孟子就是其中之一、本章的意思是孟子主張仁義、警戒當時國君專好言利的弊害、孟子到魏

國去見梁惠王、王問道、你老人家不嫌千里迢迢的到我這裏來、莫不也有富國強兵一類的方法教導我、使我國得着利益嗎、孟子說、王、何必談到利上去呢、我所要說的、也只有仁義的道理罷了、王如果說、怎麼樣利吾國、那末、王的臣子做大夫的、必定說、怎麼樣利吾家、於是比大夫低一級的士、和做平民百姓的庶人、都要說、怎麼樣利吾身、這樣一來、上下的人、各自顧自己、彼此交相征求利益、誰又肯顧到國家呢、這不是王要利國、反把國送到危險裏去嗎、試想一談到求利益、有兵車萬乘的王國、殺國王的、必定是他屬下該着千乘之家的大臣、因為大臣雖有千乘、更想奪萬乘的利益、所以就弑其君了、千乘的諸侯國、殺國君的、必定是他屬下該着百乘之家的大夫、因為大夫雖有百乘、更想奪千乘的利益、所以也就弑其君了、本來這一班臣下、在萬乘裏取得千乘、在千乘裏取得百乘、他們的利益、不能算不多的了、假使他們把君臣大義放在背後、把一己的私利擺在面前、那末、他們一定要由千乘而想萬乘、由百乘而想千乘、不奪到手、心裏總不會滿足、這危險豈不大、從來沒有仁愛的人反把自己至親丟開了的、也從未有知道大義的人、反把君上放在背後的、所以我勸王也只好說說仁義罷了、何必說到利上呢、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立於沼上。顧鴻鴈麋鹿。曰。賢者亦樂此乎。樂音洛○沼。是水池。
大鹿孟子對曰。賢者而後樂此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。詩云。經始靈臺。經之營之。
庶民攻之。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。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。麋鹿攸伏。麋鹿濯濯。白鳥鶴
鶴。王在靈沼。於物魚躍。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。而民歡樂之。謂其臺曰靈臺。謂其
沼曰靈沼。樂其有麋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偕樂。故能樂也。亟音棘、塵音憂、鶴詩作
鬻、戶角反、於音烏、

物音刃、○經、就是量度、靈臺、文王所造的臺名、營、就是謀爲、攻、就是治、不日、就是說不到幾天、亟、急速的意思、子來、如兒子來趨奉父親、塵、是雌鹿、伏、卽不動、濯、灌、肥澤的樣子、鶴鶴、潔白的樣子、於、歎美聲、物、就是滿、湯誓曰。時日害喪。予及女偕亡。民欲與之偕亡。雖有臺池鳥獸。豈能獨樂哉。害音曷、喪去聲、女音汝、○湯誓、是書經篇名、時、就是這個、日、指夏桀、害、是什麼、桀曾自言道、我有天下、像天上有太陽、太陽亡、我才滅亡、百姓恨他的暴虐、所以說

〔解〕孟子去見梁惠王、王正立在河池上面觀賞鴻鴈和麋鹿、說道、賢人也歡樂這些麼、孟子對答道、只有賢人纔能歡樂這些、不是賢人、雖然有了這些也不能歡樂、並舉詩經和湯誓上的話來印證、詩經上說、文王造靈臺的時候、頗費一番心思去經營研究、百姓去幫了不少忙、不到幾天就完成了、當初文王教幫忙的百姓、做事不必急促、可是百姓個個多像兒子奉侍父親、做起事情來都很勤謹、待臺完成了、有園子又有池沼、園子裏有很肥的鹿、很白的鳥、池沼裏充滿了跳動的魚、文王看得極快樂、很喜歡、文王用老百姓的力量造了臺和池沼、同時百姓也很喜歡有這臺沼、稱這個臺爲靈臺、稱這個沼爲靈沼、而且歡喜臺下有麋鹿、池中有魚鼈、這是古時候的人能夠和百姓一同快樂、所以能長保他自己的快樂、又湯誓上說、這個太陽什麼時候滅亡、我願和這太陽一同滅亡、倘使百姓都願和暴虐的人君一同滅亡、那末、人君雖然有了臺池和鳥獸、怎麼能彀獨自作樂呢、

梁惠王曰。寡人之於國也。盡心焉耳矣。河內凶。則移其民於河東。移其粟於河內。河東凶亦然。察鄰國之政。無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鄰國之民不加少。寡人之民不加

多。何也。

寡人、是諸侯自稱、自謙是缺德的人、河內、河東、都是魏地、凶、就是荒年、

孟子對曰。王好戰。請以戰喻。填

然鼓之。兵刃既接。棄甲曳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後止。

或五十步而後止。以五十步笑

百步。則何如。曰。不可。直不百步耳。是亦走也。

曰。王如知此。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

也。鼓的聲音、填音田、○填、就是但、不違農時。穀不可勝食也。數罟不入洿池。魚鼈不可勝食也。斧斤以時入山林。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。材木不可勝用。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。養生喪死無憾。王道之始也。

勝音升、數音促、罟音古、洿音的時候、不可勝食、就是吃不盡的意思、是密、罟、是網、洿、是窪下的地方、五畝之宅。樹之以桑。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。無失其時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。勿奪其時。數口之家。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。申之以孝悌之義。頒白者。不負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。衣帛

食肉。黎民不飢不寒。然而不王者。未之有也。衣去聲、畜勒六反、數去聲、王去聲、凡天下而言叫王、則讀去聲、後皆放此、○畜、是養、時、指懷孕的時、庠、序、都是學校名、申、是丁甯反覆的意思、善事父母叫孝、善事兄弟叫悌、頒、和班同、黎、是黑、黎民、是黑髮的人、狗彘食人食、而不知檢。塗有餓莩、而不知發。人死、則曰非我也。

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。曰：非我也。兵也。王無罪歲。斯天下之民至焉。

李平表
反、刺

七亦反、○檢、是制止、李、是餓死的人、發、就是把倉廩中的東西賑貸給窮人、歲、指年歲熟不熟、不罪歲、就是不要怪年歲的熟和不熟、

〔解〕

梁惠王說道、我治理國家、不可以算不盡心、河內荒年、就把河內的百姓移到河東、再把河東的穀米運到河內去散給沒有移動的人、河東如遇荒年、我也用類似的河方法去應付、看一看鄰國的行政、比不上我這樣用心、但是鄰國的百姓並不見少、我國中的百姓並不加多、這是什麼緣故呢、孟子答道、王喜歡戰爭、請就把戰爭做比喻罷、兵士聽得鼓聲、個個前進、交鋒之後、把兵器盔甲都拋掉了逃走、有的逃了一百步纔停、有的逃了五十步的、就去取笑那逃一百步的、王你以爲這對麼、王說道、這不可以、因為同樣是逃、不過不滿一百步罷了、孟子便說、王既然知道這個、則不應當希望國裏的百姓比鄰國加多、要知道倘使不在農人耕作的時間內使他們做事、五穀就吃不盡了、不用細密的網撒進河池裏去、則魚鼈吃不盡了、依照適當的時候進入山林裏去、則各種木材用不盡了、百姓有了很豐富的五穀魚鼈和木材、那末、百姓生時有得養、死了有得喪葬、毫無遺憾的了、養人生喪死都沒有遺憾、這就是王道的開端、五畝的宅子、在旁邊種了桑樹、五十歲的人生溫飽之後再能入學讀書、講規矩、重孝悌、頭髮斑白的不致于做很費力的事情、衰老的可以穿絲織物、吃肉、年壯力強的、也不愁飢寒、到了這種地步、國家沒有不王的、倘使狗和豬吃人所吃的東西、而不知道去阻止、路上有餓死的人、不知道去賑濟、別人死了、說不是我弄死的、是因爲荒年、這同把人殺死、說是刀殺死的、不是我殺死的一樣、豈不笑話、王不要把饑荒歸罪到年歲上去、要積極治理國政、四方百姓自會來到、不愁百姓不比鄰國多、

梁惠王曰。寡人願安承教。承上章說願
安心領教孟子對曰。殺人以梃與刃。有以異乎。曰。無以異也。挺徒頂反○以刃與政。有以異乎。曰。無以異也。曰。庖有肥肉。廄有肥馬。民有飢色。野有餓莩。此率獸而食人也。獸相食。且人惡之。爲民父母行政。不免於率獸而食人。惡在其爲民父母也。惡之的惡去聲、惡在的惡平仲尼曰。始作俑者。其無後聲。○惡在。就是何在。

惡之的惡去聲、惡在的惡平
○惡在、就是何在、

仲尼曰。始。

乎。爲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。

而音勇、爲去聲、○俑是從葬不偶人、古時候人死、葬的時候略像人形罷了、中古把他改做活俑的人、大概不會有子孫、人和用刀殺人、有什麼不同、王不同、王說也沒有什麼不同、孟

子便道、廚房裏頭有肥壯的肉、馬房裏頭有肥壯的馬、而百姓面上都有飢餓的顏色、田野裏有因餓而死的人、這豈不是使畜生來吃人、畜生彼此相吞滅、人類還要厭惡、做了百姓的父母、辦起政事來、倒反不免使畜生來吃人、這真是愧對自己的職守、那裏能做百姓的父母呢、孟子又道、孔子曾說過、發起用木偶人來陪葬的那個人大概不會有後代的、因為木偶太像人了、用來陪葬、似乎不仁、所以孔子還要責備他、怎樣做了百姓的父母可以只顧自己的享樂而使百姓餓死呢、

梁惠王曰。晉國。天下莫強焉。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。東敗於齊。長子死焉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。南辱於楚。寡人恥之。願比死者一洒之。如之何則可。長上聲、喪去聲、比必二反

長上聲、喪去
聲、比必二反

、洒與洗同、○魏原是晉大夫魏斯、同韓氏趙氏共分晉國的土地、孟子對曰。地方百里。叫做三晉、故惠王猶自稱叫晉國、比、是爲、言欲爲死者雪恥、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於民。省刑罰。薄稅斂。深耕易耨。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。入以事其父兄。出以事其長上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。省所梗反是去聲、耨奴豆反、長上聲、○易是治、耨是耘、忠、是盡自己的責任、信、是信實、也就是不虛偽、彼奪其民時。使不得耕耨。以養其父母。父母凍餓。兄弟妻子離散。養去扶音彼陷溺其民。王往而征之。夫誰與王敵。扶、音故曰。仁者無敵。王請勿疑。

〔解〕梁惠王說道。晉國是天下最强的國家。這是你老人家所知道的。可是到了我這一世。東面給齊國打敗。大兒子戰死。西面給秦國割去七百里土地。南面又被楚國所侮辱。我覺得是非常的國恥。願意替已死的人把這些恥辱洗刷一下。怎樣纔能辦得到呢。孟子答道。地方雖然小。也可以稱王。只要能夠在國內對百姓施行仁政。刑罰減少。租稅減輕。農民得以盡力的耕作。年紀輕的有了空閒。便學習孝悌忠信的道理。在家裏好好的事奉父母。恭敬兄長。在外邊對於長上也很盡自己的責任。做到這種地步。便可以使他們用木棍來打秦楚銳利的兵器了。別國剝奪百姓適當的耕種時間。使他們不能種田以養活父母。父母便要凍餓。兄弟妻子便要四處分散。這種國家便是使百姓受苦。王用兵去征伐他。他那能和你抵敵呢。所以古人說。行仁政的國君是所向無敵的。請王一點也不要疑心這句話。

孟子見梁襄王。襄王、是惠王的兒子。出語人曰。望之不似人君。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卒然問

曰。天下惡乎定。吾對曰。定于一。語去聲、卒七沒反、惡平聲、○語、是告訴別人、卒然、是急遽的樣子、孰能一之。對曰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嗜、是喜歡、孰能與之。與、是歸附、對曰。天下莫不與也。王知夫苗乎。禦之。今夫天下之人牧。未有不嗜殺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殺人者。則天下之民。皆引領而望之矣。誠如是也。民歸之。由水之就下。沛然誰能禦之。夫音扶、淳音勃、由當作猶、古字借用、後多放此。○油然、雲盛的樣子、沛然、雨盛的樣子、淳然、興起的樣子、禦、是禁止、人牧、是治民之君、領、是頸、

〔解〕孟子見了梁襄王、出來、對別人說道、看上去他的容貌不像人君、走近他也毫不覺得有些威嚴可怕的樣子、他突然問我道、天下怎樣纔能安定、我答道、要安定必須統一、他說、誰能把天下統一呢、我答道、不喜歡殺人的、就能統一天下、他又問、誰能使百姓歸附呢、我答道、天下的人沒有一個不來歸附的、我並用一個比喻對他說、王知道禾苗麼、當七八月裏天時乾旱、禾苗枯了、天上忽然起出濃厚的雲、一陣大雨、禾苗便興起來了、如今做國君的、沒有一個不喜歡殺人、如果有不喜歡殺人的、則天下的百姓、個個都伸長了頭頸盼望他出來、果真能有這種情形、百姓去歸附他、便要很盛的像水向下流去一樣、誰能阻得住呢、

齊宣王問曰。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。齊桓公、晉文公、都是霸諸侯的人、孟子對曰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。是以後世無傳焉。臣未之聞也。無以則王乎。道、是說、以、已、通用、無已、即不得已而

一定要說的意思、王。曰。德何如。則可以王矣。曰。保民而王。莫之能禦也。保、是愛護、是曰。

若寡人者。可以保民乎哉。曰。可。曰。何由知吾可也。曰。臣聞之胡齕。曰。王坐於堂上。有牽牛而過堂下者。王見之。曰。牛何之。對曰。將以斃鐘。王曰。舍之。吾不忍其觳觫。若無罪而就死地。對曰。然則廢斃鐘與。曰。何可廢也。以羊易之。不識有諸。斃音核畜取他的血、以塗抹新鑄鐘的罅隙、觳觫、是恐懼戰慄的樣子、曰。有之。曰。是心足以

王矣。百姓皆以王爲愛也。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王曰。然。誠有百姓者。齊國雖褊小。

吾何愛一牛。卽不忍其觳觫。若無罪而就死地。故以羊易之也。曰。王無異於百姓

之以王爲愛也。以小易大。彼惡知之。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。則牛羊何擇焉。王

笑曰。是誠何心哉。我非愛其財。而易之以羊也。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。惡、平聲

是怪、隱、是痛、擇、是分別、曰。無傷也。是乃仁術也。見牛未見羊也。君子之於禽獸也。見其生。

不忍見其死。聲其聞。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遠庖廚也。遠去聲、○無傷、是不關緊要、王說曰。

詩云。他人有心。予忖度之。夫子之謂也。夫我乃行之。反而求之。不得吾心。夫子言。

之於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。何也。

說音悅、付七本反、度待洛反、夫我之夫音扶、○戚戚、是心動的樣

子、曰。有復於王者。曰。吾力足以舉百鈞。而不足以舉一羽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。

而不見輿薪。則王許之乎。曰。否。今恩足以及禽獸。而功不至於百姓者。獨何與。然

則一羽之不舉。爲不用力焉。輿薪之不見。爲不用明焉。百姓之不見保。爲不用恩

焉。故王之不王。不爲也。非不能也。

與平聲、爲不的爲去聲、○復、是告、鈞、是三十斤、秋毫之末、毛至秋而末銳、小而難見、輿薪、

以車載薪、大而易見、許、是認可、曰。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。何以異。曰。挾太山以超北海。語人曰。

我不能。是誠不能也。爲長者折枝。語人曰。我不能。是不爲也。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

王。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。王之不王。是折枝之類也。

語去聲、爲長的爲去聲、長上聲、折之舌反、○

形、是狀態、老吾老。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。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運於掌。詩云。刑于寡妻。

至于兄弟。以御于家邦。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。不推恩無以

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。無他焉。善推其所爲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獸。而

功不至於百姓者。獨何與。

與平聲、○刑、是法則、寡妻、權。然後知輕重。度。然後

知長短。物皆然。心爲甚。王請度之。度之的度、待洛反、○權。抑王興甲兵。危士臣。是稱錘、度、是丈尺。構怨於諸侯。然後快於心與。與平聲、○抑、發語辭、士、是戰士、構、是結、王曰、否、吾何快於是、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曰。王之所大欲。可得聞與。王笑而不言。曰。爲肥甘不足於口與。輕煖不足於體與。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。聲音不足聽於耳與。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。王之諸臣。皆足以供之。而王豈爲是哉。曰。否。吾不爲是也。曰。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。欲辟土地。朝秦楚。莅中國。而撫四夷也。以若所爲。求若所欲。猶緣木而求魚也。與平聲、爲肥抑爲豈爲不爲的爲都是去聲、便令都是平聲、辟和闢同、朝音潮、○便嬖、是寵幸的人、已、是語助辭、辟、是開托、莅、是來臨、若、是這樣、王曰。若是其甚與。曰。殆有甚焉。緣木求魚。雖不得魚。無後災。以若所爲。求若所欲。盡心力而爲之。後必有災。曰。可得聞與。曰。鄒人與楚人戰。則王以爲孰勝。曰。楚人勝。曰。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。寡固不可以敵衆。弱固不可以敵彊。海內之地。方千里者九。齊集有其一。以一服八。何以異於鄒敵楚哉。蓋亦反其本矣。甚與聞與的與平聲、○殆、蓋、都是發語辭、鄒、是小國、楚、是大國、今王發政施仁。使天下仕者。皆欲立於王之朝。耕者。皆欲耕

於王之野。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。皆欲赴愬於王。其若是。孰能禦之。朝音潮、賈音古、愬和訴同、王曰。吾惛不能進於是矣。願夫子輔吾志。明以教我。我雖不敏。請嘗試之。惛和昏、同、

曰。無恒產而有恒心者。惟士爲能。若民則無恒產。因無恒心。苟無恒心。放辟邪侈。無不爲已。及陷於罪。然後從而刑之。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。罔民而可爲也。

恆胡登反、辟和僻同、焉於度反、○恆、是常、產、是產業、罔、是羅網、

是故明君制民之產。必使仰足以事父母。俯足以畜妻子。樂歲終身飽。凶年免於死亡。然後驅而之善。故民之從之也輕。

畜許六反、下同、

今也。制民之產。仰不足以事父母。俯不足以畜妻子。樂歲終身苦。凶年不免於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贍。

奚暇治禮義哉。治平聲、凡治字作理物解的讀平聲、作已、經治理解的讀去聲、下同、○瞻、是足、王欲行之。則盍反其本矣。

盍、是、五畝之宅。樹之以桑。五十者。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。無失其時。七十者。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。勿奪其時。八口之家。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。申之以孝悌之義。頒白者。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。黎民不飢不寒。然而不王者。